

现代汉语处所宾语研究

单宝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处所宾语研究

单宝顺 著

浙江理工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金资助(2010年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处所宾语研究 / 单宝顺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04 - 9864 - 3

I. ①现… II. ①单… III. ①汉语 - 宾语 - 研究
IV. ①H14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8602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67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带有拓荒性质的题目，研究角度和方法的更新，也很难跟上研究大军快速增长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每个研究者都应该珍视自己选定的研究课题，就是一些看似没有什么大油水的题目，如果通过自己艰苦细致的潜心研究和挖掘，同样也能获得新知和新意，揭示出前人没有观察到或语焉不详的事实和规律，提出带有创新性的见解和观点。看完单宝顺的书稿，我马上就有了这样的感触。

当初宝顺之所以选择处所宾语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个题目的研究相对冷清。表面看起来，处所宾语是一个并不典型、处于边缘地带的宾语，没形成研究热点，似乎也写不出什么更多的东西。其实往往这样的题目，当你真正展开研究深入钻进去，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之多、现象之复杂同样是始料未及、不容小视的。宝顺得益于他平时的勤奋和执著，得益于他对语法研究动态的了解和把握，确定题目后，很快就有所斩获，他从动词的分类入手，探索处所宾语的构成机制，寻觅这种既有自立性，也有结构赋与的语义格成为宾语的条件。通过敏锐的观察，本书从语言事实出发的动词分类不仅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非常恰当和清晰的。对于每一类处所宾语组成的动宾结构，都在认真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给以细致的描写并运用现代分析方法进行理论上的解释。本书还对于不同来源的处所宾语作了共时和历时的分析。相信看过本

书的读者，都会对书中涉及这么丰富的语言事实，运用这么多的语法学分析方法，留下深刻的印象，古今中外，纵横捭阖；条分缕析，细如毫发，用这些赞誉之词评价本书的研究是不为过的。要知道，宝顺还是一个没有步入中年的青年人，他的才智，他的机敏，他的勤奋，他的认真，都在本书字里行间中洋溢出来。为了不干扰读者自己的阅读分析，避免先入为主，恕我就不在这里更多地介绍本书的内容了。

宝顺是我的博士生，他求学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少年有成。他博士毕业时间不长，我也无须护短，本书中也有一些论述略嫌稚嫩，考虑不全，勇气有余，谋略不足。例如本书对趋向动词概念范围重新界定，就可以斟酌，如果利用前人共识，说成是含有趋向成分的动词性词语，似更为稳妥。宝顺的学术道路还很长，希望他保持这种对学术执著追求和勤勉探索的精神，继续走下去，假以时日，肯定会有更大成就的。是为序。

周一民

2011年3月22日，写于韩国首尔

目 录

引言	(1)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	(1)
二 处所宾语	(2)
 第一章 趋向动词和趋向结构	(4)
一 趋向动词概说	(4)
二 “趋向动词 + 处所”结构中“处所”的宾语性	(8)
三 “趋向动词 + 处所”结构中“处所”的处所性	(13)
四 趋向动词的分类	(23)
五 “趋向动词 + 处所”结构的生成	(27)
六 “趋向动词 + 处所”结构的构式意义	(37)
七 “趋向动词 + 处所”结构的语法化	(42)
八 小结	(44)
 第二章 朝向类动词和朝向结构	(46)
一 朝向类动词和朝向结构概述	(46)
二 “朝向类动词 + 处所”结构是不是处所宾语结构	(47)
三 “朝向类动词 + O”结构的生成	(52)
四 “朝向动词 + O”结构的语法化	(54)
五 小结	(58)

第三章 位移动词	(59)
一 位移动词概述	(59)
二 位移动词的分类	(60)
三 动作性样态位移动词	(63)
四 状态性样态位移动词	(83)
五 致使工具位移动词	(97)
六 结果附着性位移动词	(113)
七 方式途径位移动词	(124)
八 状态存在类动词	(129)
 第四章 致使位移动词	(136)
一 致使位移动词概述	(136)
二 致使位移动词的分类	(137)
三 安装放置义动词	(148)
四 材料装饰类动词	(171)
五 陪同位移义动词	(191)
六 致使结果附着类动词	(202)
七 非典型放置义动词	(208)
八 邮寄类动词	(216)
九 调派类动词	(227)
十 致使方式类动词	(236)
十一 致使存在类动词	(239)
十二 “添加类动词”	(248)
 第五章 宾语化形成的受事性处所	(258)
一 宾语化形成的受事性处所简介	(258)
二 几类宾语化形成的受事性处所结构	(264)

三 征服义宾语	(270)
四 “方式类宾语”结构	(283)
五 小结	(295)
 第六章 文言句式的再现形成的处所	(296)
一 古代汉语中的“动词 + 处所”结构	(296)
二 古汉语句式在现代汉语中的再现	(298)
三 文言句式的再现形成的处所的语法地位	(304)
四 小结	(307)
 第七章 典型受事性处所	(308)
一 空间受事类宾语	(308)
二 机构地点类宾语	(311)
三 部分受事类宾语	(312)
四 容器转喻内容物宾语	(313)
五 和“处所”重合的对象宾语	(320)
六 小结	(322)
 第八章 余论	(323)
一 影响动词带处所宾语的两个因素	(323)
二 词法中的“处所宾语”	(324)
三 抽象的“处所”	(326)
 参考文献	(327)
 后记	(334)

引 言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

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动词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吕叔湘在《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序》中说“动词是一般句子里的最重要的部分，动词问题是语法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而在动词的研究中，对动词和宾语，尤其是动词和名词性宾语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是重中之重，丁声树等在《中国语文》连载《语法讲话》时认为“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说不完的”。这句话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以至于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删掉了这句话。但在意义上，动词和宾语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于目前学界对动词和宾语的语义关系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各家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及分类结果。

尽管各家对动宾语义关系的分类不同，但是“处所”这一语义成分，却是各家系统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某种意义上讲，“处所”是一类比较特殊的题元，其更多的是凭自身的语义特征来获取语义角色地位，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动词来赋元的。也正因为此，对处所宾语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充分，大多比较零散，讨论的范围多停留在特殊形式以及表义方面，而缺乏系统细致的全面探讨。本书以孟琮等《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1223个动词，共2117个义项为研究对象，仍然以义项为单位，对其中能够带处

所语义成分做宾语的动词进行考察,共得出可带处所宾语的动词义项 657 个,其中 56 个义项在词典中并没有标明可以带处所语义成分做宾语,15 个义项所带的处所语义成分和词典所标明或列举的处所语义成分存在差异。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建立在对该 657 个义项进行全面穷尽性的考察的基础上,同时又不限于这 657 个义项,对词典中并没有收录的其他动词,尤其是近年来流行的新的处所宾语形式,以及学界存在争论的某些处所宾语形式也进入到本书的考察对象之中。

二 处所宾语

处所宾语,顾名思义,指的是表达处所语义关系的名词性成分做动词的宾语。然而,概念的简单性并不能掩盖其真实表义的复杂性。要想真正地理解处所宾语的含义,至少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详细了解。

(1) 什么是宾语

关于宾语的争论,在现代汉语学界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是从意义上界定宾语还是从形式上界定宾语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书认为,对宾语的判断应该从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角度考查,甚至必要时要考查该类结构的历时形成过程,这样综合得出的结论才是最可靠的。

(2) 什么是处所

尽管处所题元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由动词赋值,也就是不需要在和动词的语义联系中确定,而是更多地通过自身的语义特征就可以确定,但什么才是处所,在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处所题元自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和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上。

现代汉语中存在着一类特殊的词类——方位词，一般认为，方位词的主要语法功能在于使普通名词“处所化”，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普通名词只有经历了“处所化”过程之后，才有资格充任处所成分？而经历了处所化的普通名词，又是不是必须充任处所成分？这些都是在理解“处所”的含义时所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本书在确定研究对象时，采取了“大范围、细考察”的研究思路。所谓“大范围”就是在确定研究范围时，尽量采取通用的理论和方法，尽可能大地确定研究范围，因此本书所确定的“处所宾语”范围比较大，基本上符合下述两条标准的，都可以进入本书的考察范围：

A. 名词性成分表示的是处所意义，包括起点、终点、原点和经过点；

B. 该名词性成分在句法结构中位于动词之后，且不需要介词引介。

“细考察”是指在大范围的考察对象中，尽可能细致地考察每一个成员，详细地考察其异同之处，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并加以理论解释。

第一章

趋向动词和趋向结构

一 趋向动词概说

和处所联系最密切的动词次类是趋向动词，在传统语法中，趋向动词主要指可以和动词组成动趋结构，意义上表示动作的“方向”或“趋势”的动词，一般认为有 27 个，可以列表如下：

上	上来	上去
下	下来	下去
进	进来	进去
出	出来	出去
回	回来	回去
过	过来	过去
起	起来	
开	开来	
到	到……来	到……去
	来	去

这里所举的 27 个趋向动词（刘月华〔1998〕则认为存在“开去”），与其说是表示“趋向”的动词，倒不如说是“动词后面表示趋向的结构”。除了单音节的可以判定为“词”之外，其他趋向动词的成词资格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来/去”前大多可以插进宾

语,尤其是“到……来去”,甚至必须插进宾语。这不符合词内部结构结合紧密的特征。此外,如“开来”的说法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其必须附着于动词才能存在。

这样,如果我们用“VR 来/去”来表示后附双音节趋向动词的趋向结构的话,那么该结构究竟应该划分成“V + R 来/去”,还是应该划分成“VR + 来/去”是值得怀疑的。“来”、“去”作为趋向动词本身就具有后置性,如普通话中只能说“跑屋子里去了”,而不能说“*跑去屋子里了”。这里的“去”到底是附着在哪个词语的后面呢?那么“跑回屋子里去了”的“去”呢?

此外,如果说“拿开”中“开”表示的是一种“趋向”意义,那么“拿走”、“剥离”、“输入”等词语中“走”、“离”、“入”是不是表示“趋向”意义呢?也就是说,“趋向动词”也不具有对外的排他性。

一个可能的解释大概是“走”、“离”、“入”等不能和“来/去”组合后做其他动词的趋向补语。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必须要和“来/去”组合后做趋向补语的词才是趋向动词,而且“起”、“开”两个词也不能和“去”组合,仍然被看做是趋向动词。

综上所述,传统的“趋向动词”内部不具有一致性,其双音节的词语的成词资格值得怀疑;而对外又没有排他性,不能排除其他一些表示趋向的词语。

本书所界定的趋向动词的角度和传统的定义完全不同,可以认为本书所界定的“趋向动词”和传统的“趋向动词”只是名称上偶然性相似,而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传统的“趋向动词”实际上是“趋向补语”(“离”、“入”等意义比较实在,一般认为是结果补语),即只是从能否做趋向补语的角度来确定趋向动词的范围,而本书则是从语义、语法两个角度出发,大致相当于“有方向位移动词”和“存在动词”的并集。

本书所界定的趋向动词可以从意义和语法两个方面去定义：

①意义上，其表示存在或位移，并在认知上凸显某一处所。

②语法上，其可以带处所宾语，也常常和其他动词组成“动趋”式结构（实际上接近于传统的“动结式结构”），该结构也常常能够带处所宾语。

这样的趋向动词如表示存在的“在”、“住”等，表示位移的“上”、“离”、“入”、“出”、“来”等。

需要说明的是，“趋向动词”常常做趋向补语，而带趋向补语的动词性结构也常常可以带处所宾语，条件是其中的“趋向动词”要保持其动词的特性，而不仅仅是表示趋向，这一点也和传统的定义有所区别。

如“下”是本书所界定的趋向动词，其做趋向补语有两种情况，一是“走下”类，在这一类中，前面的动词和后面的趋向动词在意义上都具有位移性，在意义上“走下台阶”和“下了台阶”差别不大，即“下”虽然处于补语位置，但在语义上的地位并不弱于中心词“走”。这一类结构一般都可以带处所宾语，如“步下”、“跑下”、“溜下”等。实际上，这一类结构如果单从意义上看，也可以认为“下”才是核心动词，而“跑”、“溜”等是“下”的一种方式，语义上更接近方式状语。二是“放下”类，这一类的语义重心在前，“放”才是语义重心所在，而“下”仅仅代表一种趋向，失去了其自身的位移意义，这一类结构一般不能带处所宾语，如“抛下”、“扔下”、“丢下”等。本书对“趋向补语”的界定倾向于前一类型，而传统对趋向补语的界定实际上更倾向于后者。

如果换用“来”、“去”的例子，上述两种情况的差别将更为明显。以“来”为例，如果“来”在“V来”结构中保留了自身位移特征，处于语义的中心地位，那么其带处所宾语所形成的句

式应该是“V 来 + 处所”，如：

(1a) 这个才从新疆复员回河北的小伙子，一心想设计出新型的中国战机，专程跑来北京……^①（《人民日报》1996 年 12 月）

(1b) 王府井是举国闻名的老字号，在京城黄金旺地发展，为什么跑来广州呢？（《人民日报》1996 年 9 月）

这两例中“来”都保留了自身的位移特征，是核心动词，其后的宾语成分只能是表示终点的处所成分。

而如果“来”在“V 来”结构没有保留自身位移的特征，而只表示趋向，失去了语义重心的地位的话，那么其带处所宾语所形成的句式应该是“V + 处所 + 来”句式。如：

(2a) 他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北京来看你，你却无动于衷。

(2b) 大家正说话，只见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子里来。

这里的“来”在语义上已经丧失了自身位移的特征，但还保留方向性。其常常和一个“趋向结构”组合成更大的结构 [例 (2a) 可以视为脱落了“到”]，此时处所宾语的性质由该“趋向结构”决定，而和“来”无关。如“跑进屋子来”是带终点处所成分，而“跑出屋子来”则是带起点处所成分。

从前文的论述也可以看出，传统所谓的“趋向补语”实际上内部并不等值，其中一部分“趋向动词”意义还比较实在，按照传统分法似乎归为结果补语更合适；而另一部分“趋向动词”意义比较虚化，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趋向补语。如果不明确这两类的差别，就没法解释为什么“逃出”的“出”属于趋向补语，而“逃离”的“离”却不属于趋向补语。实际上，两者都应归为结果补语，也就是本书所界定的趋向补语（这里只是名称的问题）。

^① 本书语料未注明出处的为自拟语料，其他语料多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出处的标明以该语料库的标明为准。

本书所界定的趋向动词在学界也有人称为“位移动词”、“趋止动词”等等，但外延不一而足，一般比本书所界定的范围更广。

本书所界定的趋向动词在语法上的典型特点是可以带典型的处所宾语。

关于处所宾语，实际上是各家都在回避的一个问题，各家大多从自己的核心思想出发，或肯定或者部分肯定处所宾语的存在，或者否认处所宾语的存在。而不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只是把其作为一个“公理”性的东西。如大多现代汉语教科书都会列有“处所宾语”这样一个分类，但大多所举的例证都为“吃食堂”的结构。而这类结构的宾语的处所性是值得怀疑的。以“来/去 + 处所”结构为例，有的著作认为“来”、“去”等结构是“不及物动词”，也就是否认了其后续处所成分的宾语资格。持这种观点的人多认为只有受事成分和结果成分才是真正的宾语，而处所在语义上就是不具有宾语资格的。如汤廷池（1978）认为“来”、“去”这类的动词“很像不及物动词”，而黎锦熙（1924）则认为“来”、“去”类动词后面的处所成分“很像是宾语”，朱德熙（1982）则明确指出“来”、“去”后面可以带狭义的处所名词做宾语，也就等于承认了处所宾语的地位。自朱德熙以后，更多的著作承认存在处所宾语，但对具体的所指则存在争议，相比较而言，“趋向动词 + 处所”结构，是争议较小的一类，多认为其处所成分属于宾语范畴。

二 “趋向动词 + 处所”结构中“处所”的宾语性

本书认为，趋向动词后的处所成分，是典型的处所宾语，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为了阅读的方便，本书对例句采用每小节重新编号的方法）

首先,在“趋向动词+处所”的结构中,“趋向动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动词性,而没有发生任何“去范畴化”的现象(有关去范畴化,可参见刘正光[2008])。

①“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趋向动词可以带动态助词“了”、“过”等,但不能带“着”、“起来”、“下去”等。

(1)到了北京我再给你打电话。

(2)我去过上海。

②“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趋向动词可以带动量补语和时量补语,且该补语成分可以插进动词和宾语之间。如:

(3a)你来过沈阳三次了吧?

(3b)你来过三次沈阳了吧?

(4a)我住了三年北京了。

(4b)我住北京三年了。

动宾结构是一种语义上联系紧密而语法上联系松弛的结构,在语义上,“动词”和“宾语”往往不可或缺,否则在句义上不自足,而在结构上,典型的“动词”和“宾语”之间又常常能够插入各种成分。

③“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趋向动词前面可以带描摹动态的状语。如:

(5)他连蹦带跳地进了门。

(6)老奶奶颤颤巍巍地上了船。

基于以上三点,“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趋向动词仍然保留了动词的特征。

其次,“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处所成分也保留了种种名词性特征。

①“趋向动词+处所”结构中的处所成分可以受数量成分修饰。如: